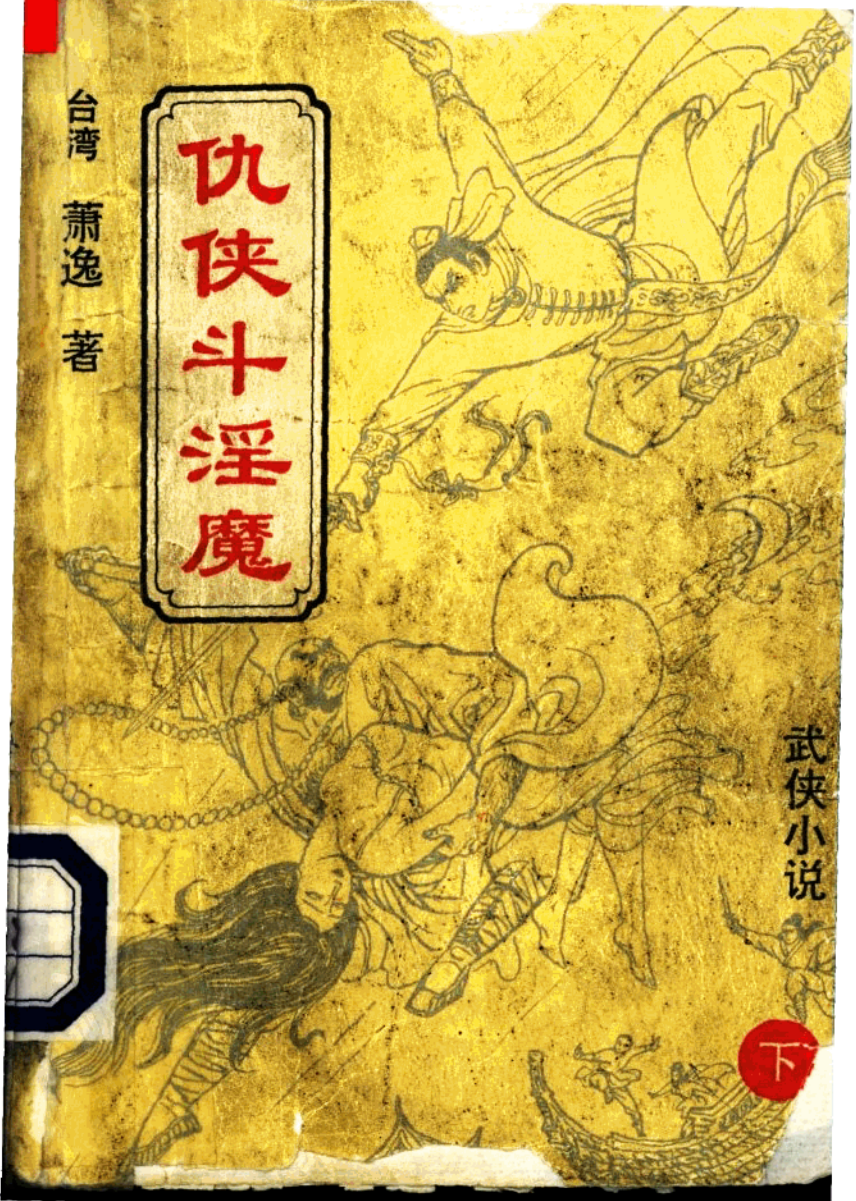


武侠小说

下

仇侠斗淫魔

台湾 萧逸 著



仇侠斗淫魔

(下集)

台湾 萧逸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仇侠斗淫魔

台湾 萧逸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山西文源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3.5印张 502千字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山西第1次印刷

*

印数:1—20,000册

ISBN7—5059—1157—0/I·841 定价:(套)12.98元

目 录

上 集

- 父母遭毒手 艺成复血仇 (3)
鼓楼显内功 和尚自嚼舌 (43)
追踪奇女子 途生节外枝 (79)
神秘老道士 辣手小沙弥 (123)
与老道交手 探门派实力 (153)
少侠示名剑 身份难猜测 (189)

中 集

- 道士连环阵 猴儿勇过关 (247)
突来不速客 观内大屠杀 (269)
师弟与道姑 互生爱慕情 (305)
寻访钱木儿 复仇有线索 (335)

突来老婆婆	心中感疑惑.....	(367)
雪地受袭击	洞悉派内情.....	(413)
心存仁义念	火海救仇敌.....	(469)

下 集

荒郊会老僧	木鱼扰心神.....	(497)
寒夜咽江水	图解已寻回.....	(559)
两老较高低	坟内生死战.....	(615)
狡猾老和尚	掳娃儿对峙.....	(679)
毁掉家传宝	了结血海仇.....	(717)

荒郊会老僧 木鱼扰心神

桑羽青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一刹那仿佛又把
他们拉近了许多。

他点点头，说道：“谢谢姑娘！”

火势愈来愈大，桑羽青不敢再耽误，他一摆身，已然落
下谷底。

白婵啊了一声，来不及观看时，那三个和尚已然扑来，白
婵银牙一咬，怒喝道：“姑娘焉会饶你们？”

他们打在了一处，白婵如同疯狂一般，神勇万分，几个
和尚被她逼得不住往后退。

桑羽青手执青光剑，自天而降，他竟然由六七丈的悬崖
上，平空落下，这等神技，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了。

桑羽青落下一半，已被热烟火焰薰得呼吸困难，他心忖
道：“糟！只怕钱木儿无救了。”

一念未毕，已然落入火海之声，加着两壁和尚的呐喊之
声，呼成一片，桑羽青无法断定钱木儿能否听得到自己的声
音。

他站在拐角之处，为了避免凶猛的火势，和不时落下的
火球，只有把自己的身体，紧紧的贴在石壁上。

他举目观望，谷中一片火海，火焰冲上了数丈高，在这
种情况下，钱木儿纵有天大的本领，也是凶多吉少了。

桑羽青心中焦急万分，他拚死也要把钱木儿救出来，立时，扯大嗓子叫道：“钱木儿……你在哪里？”

他一连叫了出几声，才听得钱木儿的声音，由火海中传出：“是谁？”

桑羽青大喜，忖道：“他居然无恙，再迟就来不及了。”

这位少年奇侠，不顾自身的安危，他用冰雪，把自己烤干了的衣服再度打湿，撮唇一声长嘶，凌空拔起了五六丈高，看准一根尚未烧完的大竹子，飞身落了下去。

火海中，桑羽青好似一只巨鸟般，四下立时传来了惊呼之声：“啊！海一天鸥……”

桑羽青身在空中，已然透过烈火浓烟，看清了谷底还有两丈方圆之地，未有火焰，断定钱木儿退到该处被困，他身子落下，足尖在大竹上一点，再度拔了起来，青光剑在太火光中发出了异彩。

这时斗大的火球，对准了桑羽青的头顶打了下来，那只火球，在空中赫赫生风，燃烧得劈啪作响，烈火熊熊的烧来。

桑羽青方才落下之时，虽然一点即起，但是长衫的下摆，已然燃了起来。

他匆匆一掌打下，一股疾猛的掌风，把燃烧着的下摆打灭。

此时，那只火球已然滚落至距离他不到一丈远了，在这种情况下，桑羽青可不敢用力猛击了，怕的是把火球打散，更不好应付。

在这种紧迫的情况下，不容他多想，丹田吸了一口气，右掌轻轻向上一托。

一股柔韧的掌力，由他的右掌散发出去，迎着了向下落

的大火球。

那巨大火球，好似突然遇到了阻力，竟然停在半空，桑羽青就在身子斜落的一刹那，右掌向外一托，把那团火球送出了一丈多远，落在了身边。

这不过是电光火石般，一刹那的工夫，桑羽青身在空中，竟轻易的把那团大火球送走。

他身轻如燕，一连几个纵身，已然掠过了这片火海，来到谷底——最危险的地带。

桑羽青匆匆的扑打着身上的火焰，神态也是相当狼狈，他知道自己身在绝地，分秒之迟，都可能带来死亡。

他揭开了蒙在脸上的薄布，透过了浓烟，看见钱木儿倒卧在墙根，早已不省人事。

桑羽青匆匆赶到，见他身上并未被火烧伤，放下了心，很快的拾起了他的两柄短剑，和白婵的那口长剑，然后把钱木儿背在身上。

这时大火翻腾，火焰有数丈之高，整个的把桑羽青封了在谷底，并且慢慢的燃烧过来。

在这种情况下，莫说是人，就是一只飞鸟，也万难逃出这种绝地。

桑羽青好不惊骇，他背着昏了的钱木儿，竟然不知如何是好。

两壁的火球，仍然不住的落下，由于谷底较高，所以暂时还烧不过来，但是时间一长，两人绝无生路。

面对着一片汪洋的火海，桑羽青实在没有勇气提步，除非他能在火海中漫步，否则，便是死路一条。

桑羽青急得满身是汗，顿足道：“罢了！难道我竟要葬身

于此？”

唯一的机会，便是不顾生死，由这片火海冲到他所挖好的那条路上，但是，这机会也几乎是等于零。

烈火越烧越猛，桑羽青再不敢犹豫了，他狠狠的跺了一脚，咬牙道：“生死由命！”

一句甫毕，他奋力纵出，一掠十余丈，落向火海中。

两壁的和尚，发出了惊叹之声，他们断定了，桑羽青及钱木儿，必然丧生在火海里。

高涨的火焰，映红了半边天，枯藤油脂，燃烧得劈啪作响，整个的山谷，已经完全被烈火所埋葬了！

桑羽青背着钱木儿，当他由烈火中落下之时，一股奇热逼来，桑羽青几乎昏厥过去。

当他的身子，向火窟之中落去之时，已然找不着那根大竹子，当下直陷烈火之中。

桑羽青大惊，在这种情况下，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施展了，他的衣衫，立时烧了起来。

那逼人欲绝的热气，直扑而来，桑羽青一口气喘不过来，身子一栽，倒向火窟之中。

他心中喊道：“罢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听一声惊天长啸，一条灰色人影，如同一头巨鸟也似，由高崖之上，闪电似的飞落下来。

火光之下，看清了他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当他落到火窟之上时，一双大袖一展，便听“忽鲁”一声太响，一丈左右的火焰，竟完全被他扇开。

他双臂一分，已然分别抓住了桑羽青和钱木儿。又是一声长啸，身子由火海中飞起。

两壁的和尚大哗，火球、暗器疾雨一般的打落下来，但是那老者身在空中一摆，已然斜着飞出去七八丈远。

他好似凌空飞行一般，一连几个起落，已然扑出了这片火海，来到了桑羽青所挖好的那面峭壁之下。

他把桑羽青及钱木儿靠墙放好，两人都是昏迷不醒，钱木儿所伤略重，连头发都被烧去掉了一大片。

这白发老人低语说道：“这糊涂的孩子……”

他说着很快的把桑羽青检查了一遍，发觉他没有丝毫伤处，连那柄“青光剑”，还紧紧的握在手中，这才放了心。

钱木儿虽然没有什么外伤，但是火已攻心，不省人事。

这时桑羽青低声呻吟一声，寒风已快将他吹醒，白发老人在他心腹之处点了一指，然后在他背用力击了一掌。

桑羽青“啊呀！”一声，渐渐醒了过来，面前人影一闪，那白发老人早已失去了踪影，好似鬼魅一般。

桑羽青惊魂未定，知道有奇人相救，再也不敢耽误，因为这时所有的和尚，又向这一小片悬崖赶来。

他长吸了一口气，把钱木儿背好，身子一纵，已经越上了五六丈高，沾着挖好的石阶，向上翻飞上去。

数十个和尚呐喊着，向这边拥来，绝崖之上，只有白婵仗着一柄钢剑，抗拒着四五个和尚。

在她的身旁，已经被她砍倒了三个和尚，但是另外四个和尚，仍紧紧的围着她而战。

白婵容颜狼狈，银牙紧咬，厉声喝骂道：“叛贼！你们不怕教法么？”

桑羽青身在绝地，不敢有丝毫耽误，一路翻飞，手足并用，所幸白婵缠着那些和尚，使他们无暇纵火，否则桑羽青

的处境仍是万分危险的。

钱木儿伏在桑羽青的背上，如同死了一般，桑羽青知道，如果不赶紧营救的话，钱木儿恐怕就无救了。

他心中更是焦急，全力提着气，不一刻的工夫，已然翻上了这片绝地。

白婵正在奋力应战，桑羽青喘了一口气，手中“青光剑”一晃，怒喝道：“无耻的和尚们，约命来！”

随着这声大喝，身若游龙扑上前去，“青光剑”连挥之下，几声惨叫，一连劈倒了两个和尚。

他趁着这空隙，把钱木儿放了在地上，扬着宝剑，维护着他。

白婵方才被烈火浓烟所困，已是受了轻伤，如今又拚战了良久，显得有些不能支持了。

桑羽青看到这种情形，手中“青光剑”一紧，把那些和尚逼退了好几步。

他大声的叫道：“姑娘快来，我们会合在一处。”

白婵闻言奋力的杀了过去，两人联在一处，约有七八个和尚围着他们。

桑羽青怒气冲冲，喝道：“对付你们这种和尚，我也用不着慈悲了！”

一言甫毕，手中剑“刷！刷！”两声，舞出斗大两个剑花，立时一阵惨叫，又是两个和尚倒了下来。

鲜红热血，溅在了冰雪之上，在谷内熊熊大火之下，看来很是刺目。

那群和尚，吓得纷纷后退，桑羽青目光炯炯，按住了宝剑，厉声喝道：“你们不知道死活，还敢上么？”

桑羽青此刻衣衫残破，头顶的那顶皮帽，也烧得不成样子，但是他目射寒光，“青光剑”在飞雪之中扬着刺目的光彩，令人不敢逼视。

那些和尚一个个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再上一步，但也不肯退去，在一丈以外围住他们。

桑羽青转脸对白婵说道：“白姑娘！我们准备退！”白婵惊魂甫定，当她望见了奄奄一息的钱木儿时，不禁浑身颤抖起来，指着他道：“他……他难道……”

她声音发抖，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被桑羽青听在耳中，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失意。

他摇了摇头，沉声道：“他没有死，不过火毒已然攻心，如果不赶快营救的话，只怕……”

白婵面色苍白，叫道：“快……我们快走……”

她的双眸中，流露出一种无比的关切之情，显然她与钱木儿的感情是非常深厚了。

桑羽青在心中叹了口气，他左手一提，把钱木儿背在背上，然后把手中宝剑一晃，厉声说道：“和尚们，你们谁敢跟我一步，便要在我‘青光剑’上丧生。”

说完之后，转身而去，那一群和尚竟真的站在那里，没有一个人敢跟他一步。

白婵余悸犹存，显得有些心慌意乱，她左右转望着，急促的说道：“趁着西华和尚没来，我们快走，不然少时他来了，我们就走不掉了……”

桑羽青冷笑一声道：“西华和尚真有这么厉害么？”

白婵也发现自己有些失常，对钱木儿显得过份的关切，不禁垂头不语。

想到他们欺骗着桑羽青，其实早被人家发觉，如今自己党派内乱，倒靠了人家来施救，心中惭愧万分。

桑羽青不知道自己为何救了他们，这时背负着钱木儿，与白婵在一起，心中滋味真个说不出来。

他们沉默着，匆匆的往山下赶去，掠过了一片寒林，来到了一条直通山下的小径。

桑羽青等才一转出，立时停了下来，白婵道：“啊！他们在这里等着！”

在七八丈外，站着三四个和尚，其中果有西华和尚。

桑羽青剑眉微皱，他并不怕这些和尚，但是既要照顾钱木儿，还要照顾白婵，同时又怕时间耽误，钱木儿就要无救了。

他把手中的宝剑紧了紧，低声对白婵道：“少时我们站在一处，不要分散。”

白婵茫然的点着头，两人缓缓走去，两下相隔一丈左右，两人同时停了下来。

西华和尚双手合十，满面含笑地说道：“阿弥陀佛！海天一鸥果然是非常人物，老僧在此候驾多时了！”

桑羽青望着他慈眉善目的面容，真料不到他竟如此毒辣，当下沉声道：“候我作甚？”

西华和尚一笑，淡淡说道：“老僧别无他事，只要施主把钱木儿留下。”

桑羽青目光炯炯，“青光剑”横在胸际，说道：“钱木儿是我朋友，如今受了重伤，我要带他去医治，不知老师父留他为何？”

他的话使白婵很感惊异，心中愧疚更深。

西华和尚闻言呵呵笑了起来，说道：“唔！桑施主冒然犯难，为友舍命，这种侠义的精神，老僧实在佩服得很，不过钱木儿是本派叛徒，老僧清理门户，总不算不合理吧？”

桑羽青冷笑一声道：“老师父，你是出家多年之人，理应澈悟佛祖大慈大悲的意念，不料为了派帮之争，设下这等诡恶之计，残伤生灵，真个是罪恶滔天了。”

西华和尚面色一变，说道：“桑施主！钱木儿叛师杀友，这等罪行实在死有余辜，即使你们侠义道的人物，恐怕也容不下他。”

他说话之际，目光注视在桑羽青手中的那柄“青光剑”上。

桑羽青道：“等我将他治好之后，那时你不找他，恐怕他也会找你呢！”

西华和尚面色一沉，说道：“桑施主，你我素昧平生，彼此也无仇恨，我绝不与你为难，只要将钱木儿留下，你与白姑娘即可离去，至于你和东凡和尚的恩怨，老僧绝不过问。”

桑羽青虽然明知在这种情形下，与西华和尚动手，是非常吃亏的，但是他绝不能在这个时候，抛下垂死的钱木儿。

他说道：“固然贵派内部恩怨，与我实不相干，不过我既然已插手，自不能半途而废，再说老师父你这等纵火焚人的方法，我实在也不赞同。”

他的话说完之后，西华和尚默然不语，脸上的表情很是愤怒，他似乎在思索怎么解决这件事。

其他几个年轻和尚，一个个面有愠色，但是碍着西华和尚在面前，不敢有所举动。

钱木儿伏在桑羽青的背上，一直不曾清醒过来，桑羽青不禁开始为他的性命担心了。

这时西华和尚已然有了决定，他正色说道：“桑施主！今夜之事，落在你的眼中，必然道我老僧心狠手辣，其实内中的情形你不明白，我也无法与你详谈，总之钱木儿必须留下，我绝不容他活下去。”

桑羽青悍然摇头道：“这是绝不可能的事，不必再耽误时间，有什么手段尽管施展，再要耽搁，恕我不奉陪了！”

西华和尚两道白眉皱了一皱，狠声道：“桑羽青，你管的事情太多了！”

他回头望了一眼，那四个年轻的和尚“忽啦”一声，立时散了开来，把桑羽青以及白婵围在了中间。

白婵银牙紧咬，狠声说道：“好吧！今晚姑娘与你们拚了！”

桑羽青及白婵紧站一处，各自紧握着手中的宝剑，目光炯炯，环射四周。

西华和尚提高了声音道：“桑羽青！老僧只要动手，便是绝不留情，你有血海深仇，何苦为了钱木儿而冒大险？”

桑羽青冷笑道：“老师父何以说得如此肯定，难道你不是冒险么？”

西华和尚面色煞白，点头道：“好！你既不领情，我也顾不了那么许多！”

他说到这里，回头对那几个和尚说道：“还不把叛徒钱木儿给我抢回来？”

那几个和尚一齐答应一声，四把钢剑，夹着凌厉的破空之声，向桑羽青及白婵猛挥过来。

桑羽青剑眉一挑，喝道：“好大的胆子！”

“青光剑”随手挥出，一道寒光，突破了风雷，发出了悦耳的龙吟之声。

那几个和尚，赶紧向后抽剑，但听“呛”的一声脆响，已经有两把钢剑，被桑羽青削去了三分之一了。

几个年轻和尚，吓得面无人色，一连退后了几步，竟不敢再向前。

西华和尚大怒，喝道：“有我在，你们怕什么？”

几个和尚，这才再次扑去，但他们顾忌着桑羽青一身绝顶的功夫以及他手中那柄千古奇刃，所以只敢在外面虚晃而已。

西华和尚冷笑道：“哼！真是白白栽培你们了，闪开！”

他一声雷喝，几个和尚纷纷避开，西华和尚冷笑着，对桑羽青说道：“我倒不信你还能比钱木儿厉害。”

桑羽青闻言大笑，说道：“钱木儿算得什么，你若是连他都胜不过，还是不出手的好。”

西华和尚大怒，喝道：“少废话！”

他身形晃动，一股疾风似的扑了过去，两只蒲扇大的手掌，以雷霆万钧之力，向桑羽青的前胸推去。

这个老和尚身手果然不凡，他才一出掌，便有万钧之力，向前拥到。

桑羽青身子一扭，已然让了过去。

这时一阵喧哗之声，其余几个和尚，又把白婵围在了中间。

白婵银牙紧咬，一把钢剑舞得风雨不泄，抗拒着那一群和尚。

西华和尚一招落空，他阔大的袖子向后一带，右掌陡然翻出，五指外张，抓向桑羽青的面门。

他招式变化得极是神速，掌大力深，可以觉出他数十年

深的功力，桑羽青心中诧异，暗忖：“西华和尚有这身功夫，为何对钱木儿如此顾忌，莫非钱木儿的功夫比他高么？”

思忖之际，已经连让过了两掌，桑羽青不禁心头火起，怒喝道：“和尚，再若相逼，我可不留情了！”

西华和尚又是一掌拍出，叱道：“我正是要看你的厉害。”

这一掌疾如闪电，他不打桑羽青，反向桑羽青背后，钱木儿的头顶击去。

桑羽青大怒，身子一挫，退后了两三步，“青光剑”一摆“长蛇吐信”，剑身带着一道寒光，夹着轻微的龙吟之声，向西华和尚心胸前刺。

西华和尚深知这口剑的厉害，他双掌一错，身子如同鬼魅般，向左飘开了去。

桑羽青背着钱木儿，经过了火窟之战，已是相当疲累，所以虽执宝剑，一时还不能取胜。

却说西华和尚用奸，他知道钱木儿身受重创，如果不及及时营救，绝无生机，所以他只是缠着桑羽青，并不全力进攻。

像这种情形，只要再拖一两盏茶的时间，纵有神仙下世，钱木儿也无救了。

桑羽青看出了西华和尚的心意，既是焦急又是愤怒，但是对方不是轻易可以打发的人物，一时绝难脱身。

他猛吸了一口气，大喝道：“和尚！钱木儿若是无救，你须偿命。”

说话之际，一阵狂风般逼了过去，手中“青光剑”平胸而出，剑势惊人，以“千秋太平”的招式，把那寒光闪闪的剑尖，送向西华和尚的前胸。

离着还有老远，西华和尚便觉剑光耀眼，寒气逼人，心